

# 梨花旅店

钟蕙灵

你的名字叫做钟蕙灵，职业是模特。

刚刚和刘飞结婚的你一起来到了日本的北海道来度蜜月，一路上受到了许多路人的称赞和祝福。你们走走停停，你被这里正开放着的薰衣草田吸引了，于是你们就在这个地方住了下来。

在国内，你的职业是一名模特。虽然谈不上多么出名，可是也曾经拍过不少杂志封面和写真照。

结婚之后，你的丈夫刘飞一直想让你换个职业。在他看来，模特这个行业吃的是青春饭，一旦年龄稍大，模特之路也就随之夭折。在这个事情上，你也答应了丈夫刘飞，蜜月旅行之后，回到中国就着手更换职业的事情。

#### 你想要隐藏的事情

实际上，你十分喜欢模特的工作，你喜欢那种受人瞩目的感觉。但是因为丈夫刘飞的缘故，你不得不放弃了你所喜欢的模特工作。

你从内心深处惧怕着刘飞，刘飞有着重度的暴力和虐待倾向，你曾经险些被他杀掉。虽然后来他也有跟你道歉，但是自那次之后，你再没敢忤逆过刘飞的意思。

在你们夫妇住进旅馆时，一个眼熟的人影让你在这个夏天如坠冰窟。

因为比一般模特高出数倍的薪水和不要露脸的前提，你曾经很隐秘的做过一段时间的人体模特，那段时间里，你也曾和数个摄影师有着不清不白的关系。

而你看到的那个人影，似乎就是一年前和你有过几次“合作”的摄影师！

你不确定他有没有认出你，但是你可以确定的是，如果这件事情让刘飞知道，他可能会扒了你的皮！

（非组织者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）

金曜日（五） 昼 晴

今天是你和刘飞来到这里的第二天，放下了行李之后，你就想要去向往已久的北海道的薰衣草田看看，你有些迫不及待的跟刘飞说了这个提议之后，刘飞却显得有些不太在意，随手打发了自己一个人去之后，自己留在了房间里睡觉。

对于刘飞这样的表现你不是很高兴，自己一个人去薰衣草田的路上，你发现了一个熟人，魏援——他似乎也要在四处转转取景。你和他聊了两句，发现他似乎并没有认出你。

后来又同行了一阵，你和魏援就分开了——他想要去附近的海边转转。而你，仍旧向着你向往的薰衣草田去了。

这个季节刚好是大片薰衣草开花的季节，满眼的紫色让你流连其中，你不断的四处看着，拍着照，似乎陶醉在了其中。

一直到太阳将近落山的时候，你才有些意犹未尽的从薰衣草田往回走。

（非组织者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）

金曜日（五） 夜 晴

太阳将近落山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走到了旅馆门口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你却发现自己原本戴在手上的结婚戒指不见了，今天刚出门的时候你还看见在自己的手上的。

唯一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你在薰衣草田里面拍照玩耍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掉了。看了看天色，你只能又再度返回薰衣草田。

天已经渐渐的暗了下来。所幸这个薰衣草田不大，而你在里面活动的范围也不怎么大，顺着你今天的足迹，打开手机的手电筒找了一阵，你就看见了静静躺在那里的你的结婚戒指。

你弯下腰去把它捡了起来，可是当你直起腰来的时候，你忽然...看见了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朝着旅馆的方向缓慢的、一步、一步的走着。

你感觉有些奇怪。可是当你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想要看个清楚的时候，你却忽然发现，那个白衣女子的身影...不见了。

于此同时，你感觉到了自己的脖颈后面，似乎有些...痒痒的感觉？

似乎是头发，又似乎是有人在你身后不到五厘米的地方呼吸。你斜了一下眼睛，但是忍住了并没有转过头去，而是朝着旅馆的方向拔腿就跑！

手电筒的光，在小路上闪着。

好不容易跑回了旅店，你迫不及待的想要找到刘飞，想在他的身边找到一些点点的安全感，可是没想到你回到房间还没来的及说一句话，一本杂志就飞到了你的脸上。

你定睛一看，杂志封面上的你正将姣好的身材暴露在空气中，搔首弄姿着。

刘飞没有说话，而是双手掐着你的脖子把你摁到了床上。

正当你想要解释的时候，你忽然看到一张惨白的、似乎有些无神的女人脸庞，出现在了刘飞的背后。

不知道是因为刘飞手上的劲道，还是因为你看到了之前在薰衣草田里看到的那个奇怪的女人，你双眼一翻就昏了过去。

（非组织者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）

土曜日（六） 昼 阴

第二天一早，你从床上醒来，发现自己还是以昨天晕过去的姿势斜躺在床上；一旁的刘飞此刻却睡得正香。

你忽然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，虽然像是一场噩梦，但是却十分真实。那个白衣女人...到底是真的，还是自己的幻觉？

不过你随即想起了昨天晚上刘飞那有些狰狞的脸庞，你偷眼瞧了一下身旁的刘飞，蹑手蹑脚的从床上爬了起来，走了出去。

走到楼下时，你看见了早早起来打扫卫生的老板娘敬宫梨花，原本你想要上前去问问有关那个白衣女人的事情，但是看见忙碌着的梨花，你又放弃了这个想法。

走出了门，你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你只不过是担心醒来的刘飞看到你之后继续清算昨天没有算完的帐——那杂志上的人是你，这件事情毋庸置疑。你此刻只想躲远一些，等刘飞的气消了你再回去。

你不知不觉的走到了海边，在海边找了一块地方坐了下来，开始发呆。

时间渐渐过去，你就这样在海边走走停停，看着大海，时不时的怀念着与刘飞刚认识时的日子。

随便走着的时候，你在沙滩上看到了一支用过的针管。好奇之下，你走近了一些打量着那根针管。

仔细的看了看，这样的一次性针管对于你来说似乎并不陌生——氯胺酮，一种毒品，使用会有麻醉和致幻的作用。

你曾经在做模特的时候，周围就有一些姐妹会使用这种东西来获得精神愉悦，她们曾经也想把你拉进这个圈子，但是你却因为一些顾忌拒绝了。

打量了一会，你对这支针管就失去了兴趣，继续在海滩上逛了起来。

直到太阳缓缓下斜，你才坚定了自己回去领罚的想法，从地上站了起来，向着旅馆的方向回去。

（非组织者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）

土曜日（六） 夜 阴

你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刘飞，看到他后，你一句话都没说，乖乖的跟着刘飞回到了房间。

你将做人体模特那一阵的事情全部给刘飞讲了，而刘飞似乎也并没有十分的生气。

不过在听到了魏援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似乎显得有些不太对劲。

随即他就站了起来，看起来似乎是要走出房间。你原本也想要跟着一起，但是却被他厉色制止了——他让你呆在房间里，哪里都不准去。

你只得听他的话，乖乖的在房间里待着。

可是过了一会，你却听到了隔壁传来了叫骂声，片刻之后动静甚至还大了起来。你有些好奇，将门打开了，方便你能够听清楚隔壁的动静。

你正在竖着耳朵听着隔壁动静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从你的门口路过。

你没看清楚样子，但是那人的全身好像湿漉漉的。

可是没过多久，那个全身湿漉漉的人又走了回来，看着你，嘴里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

你心里感觉有些不太对劲，跟这个男人对峙着。

忽然他便从门口窜了进来，口中发出诡异的笑声扑向你。你发出了一声尖叫，想要提醒隔壁的刘飞，可是紧接着，你就感觉自己的嘴被那个男人捂住了。

他开始撕扯你的衣服。

你并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，只能在地上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。

挣扎之间，你的脑袋撞到了地上，晕了过去。

（非组织者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）

日曜日（日） 昼 阴

第二天一早，你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房间的床上，片刻之后就被安倍吉昌叫到了餐厅，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商量，所有人没过多久就都被叫到了一起。

安倍吉昌告诉大家，这个旅店里面有古怪，如果破解不了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有可能遭受厄运缠身。

于是，大家都开始说起了这两天的遭遇.....